



## 牧夏记

□贾明明

夏日时分，三五个八九岁顽童，在东边太阳大放光彩之际，与家人招呼一声，“我放牛去了。”然后，一手牵上家里的黄牛一头，一手拿上青竹钓竿，脚步轻快地出门去。肩上斜挎帆布包，除了一些零零碎碎，里面装着一个不锈钢饭盒，内有饭团两个，偶尔会有咸鸭蛋一枚。

艳阳高照五月天，朝阳灿烂，顽童脸上笑容更加灿烂。几人时而并肩而行，排成个大写的“一”字，交头接耳，说说笑笑；时而排成小写的“1”字，三步一回头与伙伴聊天。

慢悠悠出了村子，向着南边的小河出发。似是嗅到了青草的芳香，黄牛的脚步加快，拖着少年加密步点。小河边的白杨已能望见，牛与人期望的目的地就在近前，小伙伴兴奋地叫了两声，牛仰头“哞哞”回应。

一段紧锣密鼓的赶路，终于到了小河边，尺许高的青草吸引黄牛停下脚步，牛舌头疯狂地卷食。这里并不是孩子们的目的地，他们扯着缰绳使劲拉牛，可牛纹丝不动。别说少年，就是一个成年人与牛角力，都没有赢面。孩子们想起那句“牵牛要牵牛鼻子”，轻轻一扯牛鼻子上那根绳，牛就随着往前走了。

终于到了孩子们想来的地方。把牛拴在粗壮的白杨树上，任由它们啃食青草，孩子们开始忙活自己的事。大家并不是真的喜欢放牛，而是喜欢把自己放归大自然，放牛不过是说服大人的一个由头。好像既为家里做了些事情，又可以心安理得地在河边疯玩一天。

他们开始寻找钓饵。折一截树枝，在附近的麦秸垛下面，把腐烂的麦秸挑开，翻弄几下，就能挖到蚯蚓，也不需多，十来条足矣。重返河边，钓钩挂上一截蚯蚓，准备抛钩。

手提悬浮于现实的钓竿，抛出来半是虚幻、半是真实与水天融为一体的鱼线，那连着希望的钩子砸开水面，坠入河底。接下来是等待，

等着鱼漂抖动，等着鱼儿咬钩，等着一股兴奋劲直冲脑门。

微风拂面，细微的水纹轻轻摇晃着鱼漂，有时，分不清是风还是鱼在捉弄人。鱼漂的每次晃动，都能激荡少年的心随之摇摆，夹杂着兴奋与紧张，蕴含着希望与幻想。期冀是一条大鱼，在伙伴面前可以抖抖威风，吹吹牛皮。

咬钩的多是白条或者鲫鱼，偶尔会拉上来一条泥鳅。三五个人，三五条鱼竿，钓上来的鱼多是两三条，大爆发时也不过七八条。河边上就地挖坑，找些干枯的树枝树叶生起火来，一个小灶坑就成了。把鱼摘洗干净，架在火上烤。有时觉得鱼不够吃就下水捞几个河蚌，和鱼一起架在火上烤。小伙伴们的帆布包里，有刀子、火柴、盐巴，野餐的家当基本齐全。鱼身上抹了盐巴，烤到焦，基本就熟了。河蚌在大火的炙烤下，会一点点张开，露出里面的嫩肉，丢几粒盐巴在上面，反着正着来回烤，很快就散出了肉香。拿它们就着饭团一起吃，简直就是人间至味。

树荫下，牛在一旁啃食青草，人在品尝着河蚌、河鱼，各自欢乐。人在说说笑笑，牛有时会“哞哞”叫几声。人有时会下到河里，戏水一番。牛有时会撒开缰绳，任它们闲逛，因为有青草的牵扯，它们并不会走远。这一刻，人是随性的，牛是自由的。

人和牛可以在河边耗一天，丝毫不会觉得无聊，只有流连忘返。大多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才开始往回走。等到进了村子，有些时候，有的人家已经点起了灯火。牛在踱步，人在漫步，都不着急。都填饱了肚子，牛棚和房屋没什么诱惑力。比起屋子，还是天上弯弯的月亮、闪闪的星星更可爱一些。

许多个夏天，都是在放牧里度过。这样的夏天，当时是兴奋的，许多年过去，每次回想，心里依旧难免兴奋。忘不了那样的夏天，清风绿草，小河清浅，黄牛做伴，鱼竿一挥，就是一个夏天。

## 听取蛙声一片

□成迪夫

一轮皓月从牛驮吞缓缓升起，似一面圆盘渐渐被擦得锃亮，月光如舞台的镭射灯，将身影拉得细长细长，直插旁边的水田，漫天散落的繁星如聚集亿万观众的双眼正向我挤眉弄眼。

漫步在老家松软的机耕路上，仿佛踏上了人生巅峰的T台，两边沟渠中流水潺潺，四周虫鸣啾啾，山谷中布谷鸟的叫声在不时回荡，一群蝙蝠身披黑色薄纱在为我伴舞，和风拂面。新泥泛香甚是神清气爽，我不禁沉醉于老家旷野的夜色。

“扑通！”“扑通！扑通！”接二连三的击水声响，将脑海刚刚汇聚的舞台感——那种场面壮阔、气势磅礴的感觉瞬间云消雾散。我驻足环顾，月夜星空下，沟渠边依旧杂草丛生，秧禾还是整齐地排列着，蝙蝠还在忙着捕食……原来是我误闯了青蛙的领地，惊扰了它们平静的生活，它们正慌不择路四处逃窜，纷纷从草丛中一跃而出，跳入沟渠，跳进水田……

好一会儿，“咕—咕咕！”，有只青蛙警惕地尝试着轻叫了几声，仿佛悄声在问：“人走了吗？”另一处马上“咕—咕咕！”地低声回应，似乎在说：“人已经离开了。”接着，“咕—咕咕！”“咕—咕咕！”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从零星的几只青蛙开始低吟，如星星之火燎原之势，这些“哨兵蛙”将处境安全的消息开始逐个传递，由点到线扩面形成片，由近及远渐渐扩散。不久，远处“呱呱呱”传来几声嘹亮的青蛙叫，声若洪钟，石破天惊，或许是那万千蛙兵们的首领，开始发号施令，一声令下，由远及近，众蛙音量逐渐提高，最后索性都放开了嗓门，如万马奔腾绝尘而至，如决堤洪水一泻而下，大家“呱呱呱呱”地直接嚷开了，此起彼伏，尽情欢叫，一场万千

蛙类大合唱拉开序幕，旷野已是蛙声鼎沸。

一片蛙声似吟似唱，时而低沉，时而激昂，上气连着下气，一声接续一声，一波压过一波，似在招呼，似在对歌，似在撒娇，似在嬉闹，似在互相高谈阔论、激烈争执，又似彼此互诉衷肠、窃窃私语；似在共同引吭高歌、欢声笑语，又若一起打情骂俏、卿卿我我……如奔腾不羁的野马横冲直撞，似凄凄悲凉的怨妇嘤嘤切切，释放着公蛙的轩昂豪气，附和着母蛙的献媚娇滴，忽高忽低，时断时续，此唱彼和，杂而不乱，频而不烦，跌宕起伏，不见聒噪。没一声蛙叫多余，无一个音调突兀，如骤雨狂风一扫而过，似秋雨淅沥绵延不绝，盖过百鸟争鸣，赛过万马齐喑，堪比黄河咆哮，青山巍巍正陶醉，虫鸣啾啾直汗颜。夜风弄清影，低首扣心语，一曲天然的乐章群蛙正演奏着无言的歌，拂袖轻弄，指弹风声，蛙声在秧苗间穿梭，在夜空中回荡，煞是美妙悦耳。

蹑脚悄悄绕过路边的抽水泵房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汪池塘，月光下整个水面似一框明镜，直晃眼。躲在池塘边的老槐树背后，我偷偷扫视，只见一只青蛙蹲着在浮萍上，似乐队的领唱和指挥，正鼓着肚子昂着头，两侧的声囊似两小气球，随着“呱！呱呱！呱！”的节奏，一鼓一收，清晰可见，叫声十分洪亮。

“啪！”不小心将脚边的石块碰进池塘，只见浮萍上的青蛙敏捷地抬起前腿，两条后腿一蹬，一个纵身，如离弦的箭“嗖”地射出，“咚”的一声，河面上泛起的涟漪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来。这时，边上的蛙声如见到休止符的信号，瞬间戛然而止，接着如碰倒多米诺骨牌，四周的蛙声渐渐递减，终于又回归寂静，连虫鸣也消失了，仿佛整个世界是静止的，连空气都让人窒息。

曲还在弦似断，我不忍心拂了青蛙们的闲情雅致，于是折身返回。不久，身后又响起了蛙声一片。

总第7099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